

## 第一章

上午十點，燕子齊吹著口哨，心情輕鬆地踏進晶煌貿易公司，搭電梯至總經理辦公室樓層。

「早，美麗的祕書，幫我泡杯咖啡，Thanks！」進入辦公室，先對祕書拋個媚眼，性感的薄唇揚起愉快的笑容，然後轉往自己的私人辦公空間。

他宛如模特兒般的高挑身材，俊美的臉龐揚著溫柔性感的笑容，讓已有老公小孩的女祕書仍不禁雙頰微熱。

她的上司是個標準的花花公子，現年三十一歲，身為晶煌貿易總經理、董事長的獨子，加上俊帥的外表，對女人溫柔大方，身邊女伴向來絡繹不絕。

據聞，在她之前的單身女祕書都曾跟他有過曖昧，逼得董事長親自為他挑選祕書人選，最後找了已結婚生子還年長他十歲的她來擔任貼身祕書。

這決定也是正確的，工作近半年，連她都時常無法招架他所刻意散發的費洛蒙，更何況年輕的單身女性？

雖然他已有女友，但經常出現在他身邊的女伴仍有三五人，且常更換，即使如此，公司內仍然有不少女性員工為他神魂顛倒。

難不成真是男人不壞，女人不愛？

只是在他身邊工作的她卻不認為他是真正的壞。與其說他風流，倒不如說他博愛；他雖常不準時上下班，卻又有著令人信服的工作能力，並非只會享樂、一無是處的二世祖。

身為總經理的他絲毫不擺架子，對員工極其和善，無論男女，沒有人不喜歡親切的他。

燕子齊坐在辦公桌前，翻閱桌上一疊待批的文件，邊喝咖啡邊從容工作。

看到一份未達成的報告，他黑眸微瞇了下，按下內線，「請開發經理進來一下。」

片刻，開發經理匆匆奔進總經理辦公室，大口喘氣，心裡明白上司的緊急召見所為何事，忐忑的主動開口。

「報告總經理，關於熾灑琉璃工坊一事，我親自去拜訪過三次，開出許多條件，可負責人完全不買帳，拒絕和我們洽談。」這件事已懸宕許久仍無進展，他已經盡力了，也只能老實呈報。

「熾灑目前的負責人是姜紅吧？」燕子齊忽地想起什麼，撫額思考了兩秒，微笑道：「這件事我親自去接洽，你去忙吧。」

「呃？」總經理非但沒責備他辦事不力，反倒主動接手，令他既訝異又感動。「是，總經理。」他彎身九十度致謝後，恭敬退出總經理辦公室。

燕子齊並非刻意要為下屬分憂解勞，而是想起昨晚跟女友吃飯時，女友看見雜誌上的一條琉璃項鍊，向他撒嬌討要這份禮物。

雖然他身邊的女伴有好幾位，但正牌女友向來只有一人，他的現任女友是從事平面時裝模特兒的蘇蓉蓉，她個性溫順嬌柔，很能討他歡心。

他對女友向來大方，只要對方開口他皆樂意送禮，何況只是區區一條琉璃項鍊。

都怪他答應得太快，沒注意到創作者是熾灑琉璃工坊的負責人姜紅。

因晶煌貿易從事玻璃琉璃製品銷售，包括設計代工、建材、藝術玻璃琉璃及餐具精品等，不只有大型生產工廠設於中國，與國內的一些知名琉璃工坊亦有往來。其中，熾靄琉璃工坊是由名氣響亮的李豪大師所創，幾年前父親有意跟他談合作，卻遭對方一口回絕。

個性孤僻倔強的他把創作琉璃當作生命一般，不願創作被大量複製行銷，面對他的硬脾氣，晶煌只得放棄合作。

記得李豪在一兩年前過世後，琉璃工坊便由他乾女兒姜紅接手。

本來他並沒太注意熾靄的訊息，直到日前一位知名建築設計師欲向晶煌採購大批琉璃建材，並指名要熾靄琉璃工坊姜紅所創作的幾項作品，他於是讓開發經理去跟對方接觸。

沒想到遲遲搞不定這件事，可見二十九歲的姜紅跟她師父李豪一樣，無法只靠金錢利益來說服，所以他還得找出方法解決這件事。

而且他昨晚信誓旦旦告訴蘇蓉蓉下次見面時，會將她喜歡的琉璃項鍊「光華」親自繫上她頸子，如果在這小事上食言，可有損他的顏面。

因此，於公於私，他都得親自去會會這位唯一師承李豪，才華洋溢的琉璃界新秀。

燕子齊獨自驅車前往鶯歌，依地址尋找到目的地。

在接近山區略顯偏僻的地帶，有一處紅磚鐵皮屋，感覺像座廢棄倉庫，可門口一塊巨石上面寫著火紅的字——熾靄琉璃工坊。

將車停在大門外的空地，燕子齊下車，乾淨的黑皮鞋踏上門前雜草叢生的石板路。打量四周環境，眉心微攏，他參觀過不少琉璃工坊，卻是第一次看見如此荒蕪的景色，不僅雜草橫生，還有不少琉璃碎片堆疊在雜草中，有如一座座墳塚。

他不禁懷疑，這裡真的曾是業界首屈一指的李豪大師的工作場所？

踩過雜草、石礫，小心翼翼避開地上的琉璃碎片，燕子齊有些困難地終於走到敞開的鐵捲門外，探頭望向屋內開放的空間。

整間房子約五、六十坪，前半部沒有明顯隔間，只簡單一分為二，右邊是吹製工作室，另一邊為窯爐工作室，後面則是辦公室。

兩邊靠牆面佇立大型設備，坩堝爐、加熱爐、徐冷爐、電窯爐、脫蠟爐、真空機等，幾張工作椅、工作台，地上放置瓦斯及氧氣鋼瓶，水桶、磅秤、攪拌器、噴燈、吹管、鐵板、夾子……

各種工具及材料混亂放在桌上、地上，灰色水泥地板上四處有石灰、矽砂、螢光粉、金箔銀箔等粉末散落，還有一堆成品和半成品。

他再度蹙了下眉頭，略顯懷疑地向前跨進一步，向凌亂的屋內張望，卻沒見到半個人影。

「賊頭賊腦在看什麼？」

突然的斥喝聲令他嚇了一跳，一轉頭，看見站在身後的女人，他頓時瞠眸愕然。  
女鬼！

只見一張面無血色的臉，張著一雙泛著赤紅血絲的眼正瞪視著他。

女鬼手持一根高過頭頂的長吹管，吹管頂端有燒紅的火球。

兩秒鐘的驚詫後，他再細瞧了下，確定她是人不是鬼。

額頭圈著髮套，束條馬尾的她看來是個女人，但穿著打扮完全不像女人，不僅脂粉未施，氣色糟得嚇人，身上的棉T沾有污漬，牛仔褲更有幾處磨破燒焦的痕跡。

燕子齊從未看過如此邋遢不修邊幅的女人。

女人原本惡狠狠瞪視他的大眼突然微瞇了起來，然後說出一句嚇死人的話。

「你！過來，幫我吹一下。」

他張口怔愣，懷疑如此情色的話竟從她口中迸出來。

「可惡！人都死到哪裡去了？竟然叫不到半個人來幫忙。」女人不滿地碎唸，逕自大步跨進工作室。

原本在廚房飯廳吃午餐的她，啃了兩口雞腿，突地靈光乍現，創意泉湧，丟下便當匆忙返回工作室吹製琉璃。

可進行不久便需要人手幫忙，但她扯破喉嚨卻叫不到半個學徒或助理現身。

她拿起吹管跑出去找人，一回身，卻發現有個男人在門前鬼鬼祟祟。

不管來者何人，眼下亟需有個人幫忙，否則她突生的靈感怕下一瞬便要消逝無蹤。

「喂，別發呆，快過來！」見他愣在原地，她忙走向他，一把拉住他的手臂就往裡面走。

「等一下，我是……」燕子齊硬被拉到工作椅旁，開口想澄清他的身分。

「拿著，用力吹！」女人直接將支撐在馬椅上的長吹管交給他，再拿起鎗子刀具蹲在另一端要為玻璃體塑形。

「我並不是……」

他想放下長吹管，女人卻不悅地抬頭瞪視他。

「廢話等一下再說，先幫我吹幾下。」

燕子齊額角微微抽搐，生平第一次遇到這麼強勢無理的女人，大少爺他雖從事琉璃製品貿易，卻是第一次被迫下海吹玻璃。

奇怪的是，面對她的命令，他竟無法拒絕，只能動口吹。

「用力吹！快一點！」女人受不了他的氣若游絲，若不是一時沒人手，她還真不想讓個外行人插手。

燕子齊深吸口氣，含住吹管，將胸腔飽滿的氣奮力往管子裡送，就見管子另一端略成形的玻璃膏，突地像氣球般膨脹。

「Oh,Shit！」戴著工作手套，一手以沾濕的厚報紙捧住玻璃體的女人，忍不住爆出粗話。「我又不是要做骨灰甕，吹那麼一大粒幹什麼？」她蹙眉站起身，一把扯過吹管，直接將失敗品往地上一扔。

她煩躁地抓了抓已經夠凌亂的髮，忙拿起另一支吹管預熱，靠近坩堝爐撈取適量的融熔玻璃膏，轉身走近一張馬椅，動作粗魯的跨坐在馬椅上。

「看好，這樣吹。」握住吹管，她直接示範教學。「拿著，換你。」女人再次將吹管交給他，往另一端做塑形工作。

其實吹塑工法並非一定要兩人合作，她經常一個人獨自完成，但這次的構思需不間斷地修整塑形，無法一邊吹一邊整形，不得已才找他幫忙。

燕子齊再度被她指使，做著不情願的工作。

女人瞬間全神貫注在熱玻璃體上，雙手不停更換工具，箝子、夾子、木板……

她不時拿起噴槍加熱，旋轉、甩、拉、推交替著，時而沾取色粉、添加金銀箔，再以另一吹管沾玻璃膏架橋接底修整。

過程繁複但她的動作卻是十分迅速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火爆粗魯的女人彷彿跟手中的赤紅玻璃體一起律動著，它旋轉時她的馬尾也跟著甩動。

原本無血色的臉龐，在火焰高溫下被烘得酡紅，一雙專注的眼眸熠熠生輝，幾顆晶瑩的汗滴自她光潔的額頭緩緩滑落。

在她雕塑的過程中，她的人也跟著變化了。

原本邋遢不修邊幅的她，逐漸產生一股難以言喻的魅力及活力，令閱女無數的燕子齊看得有些迷茫。

他從未見過這種類型的女人，第一眼明明毫不起眼，卻在此刻讓他感覺一種陌生新奇的美。

也許是因為他從未見過一個女人如此認真賣力的工作，彷彿將靈魂投入其中。她的神情跟著手中的作品一起變化，嚴肅專注的眼神，漸漸注入一股炯亮光彩，臉上的表情逐漸轉為柔和，唇角微微上揚，綻放一抹滿足的笑靨。

只幫忙送出幾口氣的他，不敢出聲打擾專注在自己世界中的女人，只能定睛觀察她的一舉一動。

看著原本像麥芽糖的熱玻璃膏，在她的巧手下迅速被塑造延展成一件複雜的藝術品，他曾親眼看過創作加工過程，卻不記得曾有如同此刻的莫名感動。

看著她將創作成型的琉璃由吹管敲下，放進徐冷爐徐冷降溫，之後取出成品，她一雙眼眸仔細地審視，彎起的唇瓣，滿足的神情，顯示她對成品的滿意。

她將作品放置在工作桌上，坐在椅子上再度聚精會神，直盯著將腦中影像完整呈現的琉璃藝品。

「請問妳是……」燕子齊直到此時才開口，一開始以為她只是這裡的學徒，但此時卻不禁懷疑她的身分。

「我想……就叫『冥思』吧！」女人唇角再度微微揚起，緩緩閉上雙眼。

「呃？」燕子齊錯愕，下一秒才意識到她在為作品命名。

雙眼瞧向桌上的藝術品，老實說，造型雖細膩卻顯得抽象，看不出具體想表達什麼，而他本身對抽象藝術沒什麼概念。

「嗯，應該滿切題的，頗有『冥思』的靜謐、空靈和清透感。」就算看不懂，基於禮貌仍應表達一番讚賞，不過也並非全然的客套虛偽，方才親眼所見的製造過程確實令他感動。

「請問妳是姜紅小姐嗎？我是晶煌貿易的總經理燕子齊。」他從西裝口袋掏出名片，卻見女人仍閉著眼毫無半點反應。

「晶煌對姜小姐的作品非常感興趣，希望有機會跟妳合作，如果姜小姐願意出售著作權，晶煌有意將幾件作品量產製造，這將能滿足更多的琉璃愛好者。」對方雖未回應，燕子齊卻已認定她的身分，逕自滔滔不絕說著，儘管姜紅始終閉眼不理他。

「請放心，我所謂的量產絕非粗糙的複製品，晶煌的蘇州廠擁有最完善的技工及設備，品質控管嚴格，即使是生產線量產的產品也會是藝術精品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卻被打斷。

「紅姊睡著了。」進來的助理張韻如開口道。「你剛才說的話，她一個字也沒聽進去。」一雙眼不禁近距離打量陌生男子。

這個男人不僅身材高挑，且非常英俊有型，可惜紅姊似乎將他當成隱形人。

「睡著了？」燕子齊非常詫異地看著似在冥思的姜紅。

她雖坐在椅子上，但手沒支著頭，雙手仍是輕放在作品兩側。

這樣的姿勢也能睡著？還瞬間就進入沉睡狀態？

生平第一次被個女人全然漠視，令他心中有種不舒服的感受。

「紅姊已經三天三夜沒闔眼，她只要一專心起來，四天不睡覺也是常態，不過一旦放鬆，任何姿勢都能在三秒內入定沉睡。」張韻如解釋，剛開始她也被紅姊的神功驚嚇過。

「那她何時會醒？」燕子齊輕蹙眉頭，在這裡耗了兩個多小時，難道要無功而返？

「很難說，也許一天、兩天，也可能夢中突然被靈感驚醒，下一秒就會張開眼。」

張韻如對帥哥投以抱歉眼神，不過直覺認為紅姊這一睡至少要一天一夜。「而且燕總經理，關於晶煌提議的事，紅姊已拒絕過了。」

難得對方的總經理親自出馬，誠意十足，但她仍只能委婉告知殘酷實情。

「沒關係，我明天再來。」他擺擺手，相信只要他親自出面，沒有事情會談不妥。

第二天上午十點，燕子齊再度前往熾灑琉璃工坊。

大門依舊敞開，他逕自入內，穿過凌亂荒蕪的前院空地，踏進工作室，卻看不到任何人影。

正納悶時，他一個轉身，卻被站在身後的女人嚇了一跳。

這次她手中持的不是長吹管，而是一支長掃把。

「你，過來幫我一下。」姜紅直接拉起他的手臂，急忙走往院子右後方。

一臉莫名的他只能被她強行拖著走。

「你蹲在這裡，這支掃把給你。」姜紅將掃把交給他，示意他蹲在水溝邊。

「什麼？」燕子齊瞪大眼，非常愕然。這個女人究竟想做什麼？

「裡面躲了一隻受傷的貓，再不把牠抓出來治療，很快會蹺辮子。」她踩上加蓋的水溝蓋，在中間輕踏一下指出貓的位置後，忙走往另一端沒加蓋的洞口，彎身跪在雜草地上，頭探進水溝內，一手還拿著裝魚的紙碗探進去。

「咪咪，快過來，給你吃魚魚，躲 在那裡會死掉。」面對貓咪，她溫柔呼喚著。

這情景讓站在另一端的燕子齊更感詭異，那個動作粗魯、說話強硬的女人，這會兒竟可以發出軟綿綿、甜膩膩的聲音。

「喂！你不要站在那裡發呆，快用掃把把牠趕過來！」她從水溝洞抬起頭，對他說話的語氣態度頓時截然不同。

「我……」燕子齊蹙起眉頭，他一身高級西裝，怎麼可能學她蹲在雜草泥地上，探進水溝洞裡趕貓。

「算了！我來，你擋著別讓牠逃走就行。」姜紅站起身走向他，一把搶過他手中的掃把，返回另一端，蹲趴下來。

「咪咪，我不是要傷害你，快出來。」她將掃把探入水溝內，打算將蜷縮在裡面的貓趕出來。

貓咪被驚嚇到，直接從另一邊竄跑出來，跳躍到半彎身站在洞口觀看的燕子齊身上。

「啊！」沒料到貓咪會直接跳到他身上，一隻爪子還劃過他臉頰，他直覺便伸手捉住貓咪。

姜紅立刻跑到他面前，伸手抱下他手中的貓。

「該死！牠抓破我的臉。」燕子齊微怒，已經沒了想救貓的愛心，一心只想修理害他「俊顏失色」的可惡動物。

「還好，只是爪子劃過，不是被牙齒咬到，不需打破傷風。」姜紅一手捉貓，另一手探向他臉頰，以食指將他左頰的一絲血痕直接抹除，對他的大驚小怪不以為意。

「妳……手不痛嗎？」看到她捉在左手的貓生氣掙扎著，往她的手背咬下一口，滲出的鮮紅血漬讓他一時忘了計較自己的傷痕。

「會痛，不過牠的腿傷應該更痛。」對於手背的痛她完全不在意，只擔心被捕獸夾夾傷前腿的貓傷口已快潰爛了。

兩天前她發現有受傷的野貓出現在院子裡，後來卻找不到蹤影，今天才發現牠躲在水溝裡，她怕把牠趕出來，牠又跛著腿逃跑，只好找個人來幫忙圍堵。

「咪咪乖，我帶你去看醫生。」對於攻擊她的不友善野貓，她非但不生氣，還溫柔摸摸牠的頭安撫。

無視站在一旁的男人，姜紅逕自抱著貓快步走出院子，正準備叫計程車，剛好一位男學徒開車回來。

「載我去獸醫院。」她直接衝向車前，令對方急踩煞車，還來不及回應，她便開了車門，逕自坐上車。

不遠處，燕子齊看著前方車子迅速迴轉，然後揚長而去，一臉錯愕。

原本二度上門要來正式拜訪姜紅，結果只是替她圍堵一隻野貓後又再度無功而返。再一次被姜紅漠視的燕子齊，竟奇異的對她產生一些在意的想法。

他伸手輕觸臉頰的爪痕，回想方才她指尖的溫柔，心不由怔了下。

她，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女人？